

屈原集

郭鏤冰編

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


郭鏤冰編

屈原集

北新書局發行

屈原集

緒論

最凌亂的天問，隨校隨釋，在民二十暑期前草成。郵寄商務，已允付印，我祇有期待着出版。不幸滬戰發生，波及該館，並波及我個人的期待。稿底存否，未暇過問，又怎好意思來以問爲催呢。後來聽說原稿還在；但我在是時已將天問以外的其他作品，從楚辭裏輯出，定名爲屈原集，以表明他是封建制崩潰期的一個創始文學家。動機這樣引起，也就這樣繼續做下去，新的期待又快來了。在以前編那部天問校釋，約有三萬餘字；是集不過在四萬字以上，爲體裁所限，不

能不將天問力加減削，以就屈原集全部的範圍，這是兩不相妨的。屈原集刻已輯成，略將此集是怎樣輯出的，寫在後面以作我的緒論。

一 方法

一提到現存的先秦的古書，終免不了疑語，誤解，與點竄的嫌疑，屈原作品也不能例外。所以在哀輯上，須特加注意。最扼要的是：先擺脫一切的注，從白文裏把握住作者寫下的事實，這就是看樹須觀林的辦法，結果纔能看到真的樹。

凡一個成功作家的作品，尤其是屈原，用他極豐富的經驗，湧騰飛躍的流出，不論他怎樣用謎網織在作品上，事實終在飽涵着。如果將事實把握住，一件一件的順序擺開，能夠「相合自成機構」，「分

開各具機能」的時節，牠畢竟是真；反之，牠也畢竟是僞。所以在把握住事實後，不論史志與雜錄，舊解與新注，神話與傳說，取材祇要合用，都能得到較大的幫助。

二 證明

楚辭中所謂屈原作品，有：東皇太一、雲中君、湘君、湘夫人、大司命、少司命、東君、河伯、山鬼、國殤、禮魂、思美人、惜往、日、橘頌、悲回風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十八篇；合惜誦、抽思、天問、哀郢、離騷、涉江、懷沙七篇，適如漢志所謂「屈原賦二十五篇」之數。但是前十八篇，誰也不能將他們所含有的事實，順序擺開，第

一步便走不通，亦足以證明牠們是混雜作品的湊集，更不遑問其他的

條件合與不合了。後七篇不但能將事實擺開，且很自然的聯繫成機構，又在各篇裏能自效其機能，所以認定這七篇是屈原的真的作品。

惜誦係屈原處女作，「作忠造怨」是他寫下事實的重心。他遭「危殆」時，曾寫「欲高飛而遠集」，抽思便緊接寫「有鳥自南，來集漢北」，可以證明惜誦是在楚都被「疏」時的作品。抽思與天問，皆放漢北作。抽思大半是寫「初疏」時的回憶，餘如「來集漢北」「狂顧南行」，確是在漢北的事實。天問係寫他對天道的疑問。他困滯郢都，在先王廟與公卿祠，流覽壁畫，隨觀隨寫，隨寫隨問，終於完成他神話傳說古史的寶庫。單就躑躅祠廟，拾材創作，這能說不是事實嗎？哀郢便緊接寫「皇天不純命」，離騷又緊接寫「皇天無私阿」，更足證明他天道觀的由懷疑而確定。哀郢寫「百姓震愆，離散相失」，

由於秦兵掠郢；是不但在作品上保存了事實，且可以補史傳的缺漏，愈足寶貴了。屈原此時，適遭南遷，他由郢郢到夏浦；涉江便緊接寫「由鄂渚到溱浦」；懷沙又緊接寫，由溱浦「路進北次」；旅程是多麼明劃而連續呵。涉江除寫旅程外，還寫出山居的事實；懷沙開端便緊接寫「山居的」苦況；但是夏季與冬季是不同的。懷沙是屈原最後作品，他寫到「限之以大故」，生命都不要了，又豈僅是事實的寫出麼！離騷裏寫的事實最複雜；扼要說，括有「北放郢郢」「南遷溱浦」的主因，此爲史傳所無；而與惜誦，抽思，天問，哀郢，涉江各篇，在在皆足以取證的，屈原這七篇真的作品，在事實的聯繫上，機構上，機能上，互證上，各方面看去，無處不足以證明牠的真實。

三 解題

解題是依各篇事實爲解釋的。所以另闢一章，不置在各篇標題下，以表明寫下的事實，皆有支配細枝末節的力量。

屈原在惜誦篇，爲甚麼以「竭忠」「無他」「無貳」表明他「作忠」呢？又爲甚麼以「衆仇」「衆讎」「衆哈」表明他「造怨」呢？因已以「作忠」的因，招出「造怨」的果，這是極冤枉的事情。而且「莫白」「莫察」「莫知」「莫聞」祇有上訴神明以「自明」的一法。如果注意到作者有「正」「證」「罪」「罰」「折中」「懣服」「聽直」「莫白」「沈抑」「號呼」的用語，即古訟辭，亦猶今所謂法律名辭，便無疑義的知「惜」應訓「痛」、「誦」應讀「訟」了。

抽思是較複雜的作品。如從複雜的事實裏把握住「願搖起而橫奔」「願承閒以自察」「願蓀美之可完」（一作光）「願自申而不可得」「願徑逝而未得」五句，如虹吸般點點滴滴都匯成分枝的巨流了。這五個有「願」字的句子，就是屈原在「南行」道上，從深思中抽出的種種願望，很赤裸的表出他的「忠誠」。抽思的「思」，即「道思作願」的「思」，抽訓引，言在「狂顧南行」時，抽引出許多的願望來。

天問題材，不論神話傳說與古史，主宰權悉屬於天帝。但神話裏所謂萬有，都係天帝自身所創造，權是與宇宙同大的。傳說裏衆神，即各含神性的英雄，各個悉受帝權直接的支配。天帝在古史上，牠又隱在民衆背後，間接行其特權，天道就這樣的顯現出來了。所以在解

題前，先揭出天問題材的全部，以明「天道」是由文化程度高與低爲漲縮的。屈原時代，正是生產方法轉變期，文化亦在高漲着，他也不能不受潮流的影響。況他以「作忠造怨」的結果，放到漢北，徬徨在舊都（郢都）間；從廟祠壁上流覽許多榮與辱，成與敗，興與亡，奇怪怪的畫題；又牽到他自己遭際；「天道觀」因而動搖了。所以他對畫題發出種種疑問，天問或者就是這樣產出的。但他終是有身分的貴族，不久便回復到他的舊的「天道觀念」，在哀郢、離騷裏都可以看到。

哀郢的先決問題，即事實上有「百姓震愆，離散相失」的話。紀鄧有戰禍，前爲吳兵五戰入鄧，後爲白起滅鄧改郡，絕對與「南遷」是不相干的。另求解決的條件，即地必鄧，鄧必在漢北。漢北必有戰

禍，否則無法解釋哀郢的。左傳云：「吳太子終纍，敗楚舟師，楚國大惕，懼亡；子期又以陸師敗於繁陽；令尹子西曰，今乃可以有爲矣。于是遷郢于都，改紀其政，以定楚國。」按都郢確在漢北，當然要緊跟着搜求出漢北都郢的戰禍，纔可以證明。楚世家云：「秦要求懷王，不可得地，楚立王以應，秦昭王大怒，發兵出武關，攻楚，大敗楚軍，斬首五萬，取析十五城而去。」集解徐廣引年表云：「取析，又并取十六城也。」正義引括地志云：「鄧州內鄉縣本析邑。」通志：「郢、周諸侯都，昭王爲吳敗，遷於都。」注，「都本都國，楚并之，在襄陽宜城縣東。」鄭案云：「襄州南二百二十里，廢樂鄉縣是其地，今有都鄉，在都水旁。」按地名，古今易變，難爲鑒者；據諸家記載，都在鄧襄間，漢水北，是可靠的。秦在頃襄元年，掠地有三

十餘城之多，郢實遭戰禍，是無疑義的。那麼，秦兵掠取郢，實在頃襄元年，屈原南遷，確在是時。以下再展開哀郢裏寫下的亡徵：他曾寫「皇天不純命」，即言天已不眷楚，是從天道上看到的。又寫「百姓之震愆，民離散而相失」，是從外患上看到的。又寫「平樂，悲江介之遺風」，言悲言哀，即已不「平樂」無「遺風」了，是從民生民俗上看到的。又寫「承歡之汨約，謠桂弱而難持，憎慍」，是寫修美，好夫人之愴慨」，即言親佞遠賢，是從政治上看到的。同時亡徵有這樣的多，所以特在郢上冠以「哀」字，是多麼的沈痛呵！

離騷的解說甚多，不取證作者寫下的事實，是不足靠的。單舉篇中重要節目說：屈原爲甚麼在「信讒齋怒後」，他說：「余固知謇謇之爲患？」在「朝諝（諝訓告）夕替」後，他說：「雖九死其猶未悔？」

在「悔相道不察」後，他說：「世濁濁而不分？」在「朝濟白水」後，他說：「世濁濁而嫉賢？」在「靈氛爲余吉占」後，他說：「孰知余之善惡？」在「巫咸夕降」後，他說：「又何可以淹留？」在「歷日將行」後，他說：「僕夫悲而余馬懷？」從列舉的事實節目看去，無非是寫他滿腹的牢騷。按離牢雙聲，離騷卽是牢騷，無須再另加解釋了。

涉江除了「山居」一段，寫下的多是水程。據校正的節目說：由乘鄂渚，而山臯，而方林，一直到沅湘；又由上沅，而枉渚，而辰陽，一直到淑浦；淑浦，是屈原「南遷」的謫居地。涉江的標題，是據水程而標的。

正義引九懷所謂：「懷沙礫以沈」云，「此其義也，」總算是直捷了當的一種解法，用不着再加解釋。但我終於想研究屈原的所由

死；但必須嚴格的限定，以懷沙作根據，否則即不足靠。從開端看到「限之以大故」，纔引我的注意；最後看到「知死不可讓」，知他是決計要死的。我在此時僅能知屈原所以「死」由於「大故」；但是「大故」尋不出具體的解釋法。後來在懷沙篇任何細枝末節，都注意到；想不到有句極平常的話，在「亂曰」後被我把握住牠，使我極為滿意。屈原與懷王的關係，凡讀過屈原傳及楚辭的誰都知道。撇去一切說，懷王對屈原，曾「以黃昏以爲期」；屈原對懷王，曾「恐美人之遲暮」；人生有這樣一度的神契與心許，縱凶終隙末，這條熱烈的痕跡，是不會抹煞，而且是永可寶貴的；屈原對懷王是始終保持着。他在絕命辭的懷沙「亂曰」後說：「伯樂既沒，驥焉程兮，」尤其是在頃襄王三年即「懷王身死喪歸」（詳屈原傳）的那一年，亦即屈原正

四十八歲的那一年，知「大故」原來是指懷王的死，屈原分明是爲懷王「死」而「死」的，已無疑義了。離騷、涉江，皆是較懷沙稍前的作品，離騷曾說：「老冉冉其將至，」言「將至」卽未至的表示；涉江曾說：「年既（詳注）老而不衰，」言「不衰」卽猶強的表示；屈原之死，正四十八歲，年齡是適合的，（詳見傳略）這也是個較強的證據。

四 傳記

輯屈原集，是積極從作品裏掘出來聯繫事實，以作我解釋的根據；如向作品外求證，亦必以此根據爲依據。屈原集是這樣輯出；注與釋也是根據屈原集的事實爲注釋的。因編個小小傳略，作爲緒論的總結

算。

屈原生在楚宣王二十七年，他說帝顓頊是楚族的始祖。伯庸是屈家受氏的一個祖先，我疑他卽是屈瑕。他父親在屈原周歲時，命名爲正則，字爲靈均；又名平字原；二名，二字，本是古代時通行的慣例。楚懷王十一年至十五年，爲左徒；假定爲十五年，年三十歲。他在此時，很熱烈的用「撫壯」（壯指衆賢）「棄穢」（穢指黨人）政略，擬實行他理想的美政，這確是屈原失敗的根源。懷王十五年至十六年，放漢北郢都；假定爲十六年，年三十一歲。他在楚都初疏未放前，作惜誦，幾爲黨人迫害；到漢北的作品有抽思與天問。頃襄王元年至三年，由郢都遷到溱浦，假定爲元年，年四十六歲。在溱浦山居時，作哀郢離騷涉江三篇。離騷是他的自敘傳；涉江合哀郢是他的旅程記；

頃襄二年至三年，他由淑浦北進，經沅湘，轉到湘水支流的汨羅；假定爲三年，年四十八歲。到汨羅時，大約作罷絕命辭的懷沙，便赴汨羅死去。還須補充幾句應說的話：屈原自放漢北後，並沒有回過楚都，「南遷」又是從都鄢起身的。曾見其他記載上說他使齊，諫殺張儀，諫懷王入秦，爲三閭大夫，確是不可靠的事。

屈原在「疏」後「遷」前，是他政治生活與文學生活的轉變期。「疏」後曾作惜誦，動機是「重著以自明」；「放」後又作抽思，動機又是「作頌」以「自救」；這祇算是他文學的開始。真正穩度他文學生活，在懷王留秦，他又遷淑浦以後。離騷說：「從彭咸所居，」（居指道藝言）涉江說：重著以終身，是他很明白的表示。

我奇怪的是，屈原前沒有文學家。古代留下的文藝，僅有三百篇，